

马思聪

SITSON MA'S LAST TWENTY YEARS

最后二十年

◎ 麦子 马瑞雪 选编



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

马思聪

SITSON MA'S LAST TWENTY YEARS

最后二十年

◎ 麦子 马瑞雪 选编

山林之歌

马思聪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思聪最后二十年/麦子 马瑞雪选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05

ISBN 7 - 218 - 03962 - 6

I. 马…

II. ①麦…②马…

III. 马思聪 - 生平事迹

IV. K825. 76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1
字 数	17 万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18 - 03962 - 6/K·824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67 83791084



马思聪

最后二十年

序 言

我在病中得悉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在筹建一个颇具规模的马思聪艺术馆，并将于今年五月十七日马思聪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隆重开幕。同时由麦子和马瑞雪选编的《马思聪最后二十年》一书，也将在那天问世。这是广东人民以至全国人民所十分企盼和高兴的事。

马思聪先生是一位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他是我国首位蜚声国内外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在他一生创作的大量作品和艺术实践中，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民、对家乡、对共产党、对祖国的深厚的感情，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他因遭受种种迫害走投无路，出于无可奈何而去他国后，他在外国依旧埋头创作、念念不忘祖国亲爱的父老乡亲，祖国的山山水水，祖国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他日夜期盼着能早日回到祖国来报效祖国。

人民尊敬他、怀念他。“十年动乱”结束后，政府对马思聪先生给予平反昭雪，国家领导人曾批给他夫妇俩回国到各地去参观的旅费，他的许多知友和音乐界的同行都为他写出不少文章，多次召开专业会议研究他的音乐思想、言行与创作。一九九二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马思聪八十华诞的纪念活动，出版了纪念专册。一九九七年马思聪八十五岁寿

辰，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竖立了马思聪的铜像、举办了马思聪作品专场音乐会，深受人们的欢迎。

马先生虽然身在国外，但他时刻思念祖国，他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曾写信给我和金帆同志说：“我想今年回国去看看亲人，老朋友，祖国河山都是我们所思念的。”

但是不幸，他在美国费城因心脏病动手术失败而去世。他的夫人王慕理女士来信说：“真想不到他真走了，心在祖国而死在异域，是他毕生的遗憾。”慕理又说：“美国虽富，终非善地。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客死异域是一种悲剧。”

魂兮归来，如今，马先生终于归来了。时值马先生九十华诞到来之际，祖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来纪念他，怀念他。《马思聪最后二十年》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我想马思聪先生在天之灵，定会得到无比的安慰。

李凌
2002.4.5

（本文作者李凌是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乐团团长、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写于二〇〇二年四月五日）

麦子

原名麦启凌，原籍广东台山。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长期担任中国新闻社驻美国高级记者，曾主编过《潮流》杂志和《美华商报》。著有《美国华人社会大观》、《美国华人名人录》、《美国风情录》、《美国社会性现象透视》等作品。一九九四年荣获“最佳新闻报导一等奖”。现为美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马思聪音乐基金会秘书长。

马瑞雪

马思聪次女。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一九六七年迫于“文革”劫难去国并定居美国。一九六八年就读于华盛顿天主教大学音乐研究院。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出版《黎明之前》、《三度空间》、《送给故乡的歌》、《古老的顺城河》、《抒思集》、《旭日》、《写在水上的诗》、《马瑞雪自选集》等作品。二〇〇二年二月，不幸英年早逝。本书收有她最后的遗作《父亲的回忆》。



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
广东海丰人
马思聪（一九一二年—一九八七年）

马思聪，是一位卓越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曾任全国音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他的《思乡曲》震撼着几代人的心灵，他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让亿万少年儿童步上坚实灿烂的人生道路。《马思聪最后二十年》栩栩如生地展现了马思聪客居美国二十年的生活、创作及其他艺术活动情况。从中也可以窥见到马思聪一生的概况。

马思聪因在“文革”遭受迫害出走国外，仍然没有忘记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和使命，思念祖国，勤奋创作，写下了七千多页富有民族色彩的音乐手稿，为中华民族音乐宝库增添了光辉。书中附有二十多帧珍贵照片、马思聪在美国寄给亲友的信、马思聪小传、马思聪年谱，以及代表作《思乡曲》。

本书在马思聪诞辰九十周年和马思聪艺术馆建成开幕之际出版，是为了纪念这位从广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杰出音乐家。

责任编辑/陈娟（工作电话：83792613）

装帧设计/玉米

扉页、书眉手迹/马思聪

责任技编/孔洁贞

目 录

- 1 父亲的回忆
- 16 父亲的旅美生活
- 23 父亲的微笑
- 32 父亲最后的日子
- 50 维吉尼亚的神秘小屋
- 64 宝石花与俄罗斯的灵魂
- 71 父亲的乡情
- 74 在父亲弥留的时刻
- 82 马思聪最后的作品——《热碧亚》
- 91 永不消逝的琴声
- 95 思乡曲萦绕游子心
- 106 帮助马思聪“出逃”的人是谁
- 108 “苏武牧羊十九年”
- 111 艺术家的心愿
- 114 青山挡不住 毕竟东流去
- 117 呵，又听到了《思乡曲》
- 125 我所认识的马思聪
- 138 祭马思聪
- 142 忆马思聪
- 149 马思聪在美国

- 160 马思聪追忆曲
- 165 慰问与祝贺
- 169 马思聪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 174 马思聪回来了

附录：

- 183 文化部《关于为马思聪平反的通知》
- 184 马思聪家属给中国音协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信
- 185 马思聪在美国寄给亲友们的信
- 194 马思聪小传
- 201 思乡曲（一）
- 203 马思聪年谱
- 210 编后语

Cartor 108



父亲的回忆

如果说我有一个名满中外的父亲令人羡慕，莫若说我有一个给我无限温暖的父亲，实在非常幸福。父亲聪慧且纯朴，博学却谦虚。他事事为人着想，薄己厚彼。大千世界的景象，生活中的琐事，无论多么平凡，都会让他发现其中的可爱。因此，马思聪显得非常可爱。

有人说，马思聪与世无争，淡薄名利；也有人说，马思聪不会推销自己。这些话都讲得对，马思聪正是这样一个人。

我曾经为父亲这种有真内涵而不外露的性格感到甜蜜；待我发现，正因为他这样的性格，使他的音乐得不到普及，尤其是重量级的作品；我开始为中华民族，为整个世界失去这笔财富觉得遗憾。可喜的是，当我为父亲呼吁的时候，祖国以热烈的声音回应了我。

回顾父亲被忽略的原因，我应该归纳出这样一条线路：他是第一个到法国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亚洲人，接触音乐以后，他就有创作的冲动，开始作曲。他崇拜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德彪西的音乐介于浪漫派与印象派之间，父亲承袭了这个派系。回到中国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民歌，谱写了许多广受听众喜爱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大部

分都是技巧艰深的，只能在他自己的演奏会中由他自己演奏。随着国内演奏水平的提高，这种现象才渐渐改变。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九日，我在北京和中央音乐学院同仁聚会，大家一起回忆马思聪。

有位师长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之初，苏联专家来教学，他们对学生们演奏的都是西方作曲家的作品感到惊奇，难道中国没有够水平的作曲家吗？他们自己到图书馆去找，找到很多马思聪的作品。从此，苏联专家指导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大家都要练习马思聪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写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朝气蓬勃的。尤其是《山林之歌》和《屈原》，那是他创作生命中的黄金点。这些交响乐，只是被西方采用，没有在中国普及。



马思聪与女儿马瑞雪

一九五二年初春的清晨，我们全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父亲接电话后告诉我们，那是捷克钢琴家从捷克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告诉父亲：他选用父亲《汉舞》三首中的《鼓舞》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得了金奖。我们全家都为之雀跃，父亲创作的钢琴曲在国际受到如此重视，国际肯定它的价值。消息传出以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把《鼓舞》列为必修课。一九七二年冬，钢琴家黄菊英在美国洛杉矶 USC 音乐所演奏父亲的《汉舞》三首（《杯舞》、《巾舞》、《鼓舞》）。当时在场的全部都是美国人。黄菊英的演奏引起空前的轰动。

一九五五年秋，捷克四重奏来华访问，准备演出父亲的四重奏。演出之前，四重奏的首席特别到我们家里来，恭请父亲前往聆听。在那次演奏会里，演完父亲的四重奏以后，首席站起来向父亲致敬，父亲也在台下站起来向他回礼。我恭逢其盛。

若干年后，德国德雷斯頓指挥来华访问，指挥北京中央乐团演奏父亲的交响乐《山林之歌》。父亲对这个指挥家非常满意，想不到，通过音乐，这个德国人如此深切地了解中国的民俗民情、中国的湖光山色。

前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经常在他的演奏会里加入父亲的作品。一九五七年，父亲在上海举行演奏会的时候和来华访问的奥依斯特赫不期相遇。他和父亲说：你的作品好难呵，我一定要练习很多次才能拉好。一九七九年，父亲在旧金山举行演奏会时，奥依斯特拉赫在父亲演出之前也举行了演奏会。同一位知名的美国乐评家为他们写了乐评，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一位友人把两份乐评拿给父亲看。那一次，父亲得到的乐评比奥依斯特拉赫好。

马思聪的作品被美国乐队演奏过不只一次，包括他的

《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和《思乡曲》，都得到正面评价。

著名华裔小提琴家林昭亮，经常在世界各地演奏父亲的小提琴作品。他每次演奏《跳龙灯》，都获得满堂彩。

我多次在美国举办“马思聪作品演奏会”，有一次请柯蒂斯的高材生周小甫在纽约林肯中心参加演出，节目中包括父亲的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周的指导教授把《西藏音诗》评为二十世纪绝无仅有的珍品。其意境之高和写作技巧的严谨都是值得后辈深入研究的。

近几年来，旅日青年小提琴家刘薇与了一部长达四百页，目前最完整的“马思聪作品研究”的博士论文。这是日本惟一的小提琴演奏家，写的博士论文。她除了在所有演奏会中都加入马思聪的作品以外，还录制了两套《马思聪小提琴作品曲集》的CD唱片。她告诉我们，日本的专家和英国的专家都把马思聪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

④ 去年十月，刘薇来美演奏，先在纽约坎内基音乐所与美国乐队演奏了父亲的《思乡曲》和《塞外舞曲》，又在费城的音乐所举行了“马思聪作品演奏会”。她和周小甫合作的马思聪《双小提琴协奏曲》是压轴节目。这首旋律幽怨与如泣如诉的协奏曲是马思聪在美国谱写的，充分表达了马思聪的怀乡情怀。整个节目都紧紧扣住听众的心，全场屏息静听。刘薇告诉我，外界给马思聪的《双小提琴协奏曲》的评价比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还高。

中央音乐学院师长的话引起我以上一联串的回忆。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中国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中国培养了许多高水平的专家，可以正确地判断好坏。中国有足够强壮的声音告诉世界：中国在许多方面的成就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

那天午餐聚会，坐在我旁边的老院长赵沨告诉我们很多

马思聪的故事。他说：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他制定的教学制度分三个部分，还亲自编写教材。这个教学制度一直到现在仍延续下来，培育了很多人材。现在，马思聪桃李满天下。这些优秀音乐家的成就都和这个教育制度密不可分。

赵沅告诉我们，他和我的父亲，远在我出生之前就是好朋友。那时，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赵沅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既然他和我父亲是来往密切的好朋友，那么，我的父亲自然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回忆的事情很多，最有趣的是这样一则故事：国共内战中期，赵沅逃避追捕躲在香港。他在香港找不到职业没有饭吃。那时，父亲在广州艺术学院担任音乐系的系主任，他聘请赵沅到广州艺专任教，为躲避当时政府的耳目，为他改了个名字，叫做伍福田。赵沅说：我当时在想，马思聪真是好大的胆子啊！赵沅这么想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当时亲国民党的人一直觉得伍福田来历可疑，不停派人打听他的背景。

父亲因为替共产党做事，甘冒生命危险的事例很多。母亲告诉我：父亲为了替共产党传递情报，经常把情报压在琴盒中的小提琴下面，通过重重检查关卡。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到广州参加第一届马思聪作品研讨会。举行会议期间，有一群长辈围住我。他们说，他们是早年共产党的游击队。当年，我父亲演奏会赚的钱，大部分都捐给他们这些游击队。

我是在今年七月十七日到达北京的，国务院侨办赵昆处长到机场接我，我的表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何荣也在机场。赵昆安排专车把我送到西苑饭店。我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只有三天，他们分别为我做了紧凑的安排。

十八日我在国务院拜见了侨办副主任刘泽彭。刘主任亲

切地接待了我。当他听到我说应广州的要求，准备把父亲的歌剧《热碧亚》交给当地歌剧团上演时，刘主任关心地建议，论素质，还是把演出机会交给北京中央歌剧院好。

我为刘主任对父亲的歌剧演出事宜如此关心，感到非常高兴。遂在与中央音乐学院同仁的聚会中，我把歌剧《热碧亚》的乐谱、录影带和有关资料，全部交给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昭。

王次昭是一位年轻博学、活动能力很强的院长。他接任院长以后，收集了很多对马思聪作出正面评价的文章，予以出版。写文章的人学术修养很高，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次看见王次昭，如同看见中国音乐界的希望。

王院长认为，马思聪的遗物应该放在北京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在中央音乐学院。他最重视的遗物是马思聪的手稿，那些都是无价之宝。中央音乐学院有优先权提出这些要求，因为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而且，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有很多具国际水平的专家，他们有能力研究、出版和演出马思聪的作品。目前的中央音乐学院和国际上三十多个国家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他们可以让马思聪的音乐很快响遍全世界。王院长讲的话很有道理。

我跟着王院长到了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基本上，中央音乐学院没有变。大门风貌依旧，第二道门仍然是四根红色的圆柱。王院长带我看将命名马思聪音乐所的礼堂。因为正在翻修又正值放假，大门深锁。我只能从窗外看见父亲塑像的背面和侧面。

王院长指给我看音乐所对面一座壮观的建筑物，那是光绪皇帝出生的地方，这个地方将命名为马思聪博物馆。这两个命名马思聪的厅堂将在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五日开幕，并从当日起连续举行三场马思聪作品演奏会和马思聪作品研讨

会。音乐会中尽量放入马思聪四部交响乐和五部协奏曲，以及其他的声乐和器乐。

二十日，我去文化部拜见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先生，他亲切地告诉我：曾经听过马思聪的演奏会，记忆犹新。我向他提出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面前提过的要求：一、父亲去国前国内对外广播前先播思乡曲，请恢复。二、少年先锋队的队歌是我父亲和郭沫若合作的，请恢复。陈部长笑着告诉我：第一个要求，他们已经这样做了。第二个要求，他会找有关领导部门。关于演出歌剧《热碧亚》需要找企业赞助的事，陈部长说，他要看看录像带，估摸需要多少钱。这件事和以上两件事一样，都不成问题。

想不到在北京和领导商量的事，全都这么顺利，我的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谢。

那天晚上，何荣陪王院长到饭店我的住房探望，交给我一份父亲遗物应该留在北京的意向书。他感慨地谈起几位曾经在学术上有成就，后来因迎合商业潮流而走下坡路的作曲家。他的论述那么透彻，听得我津津有味。使我想起我的父亲。

次日早晨，我离开饭店之前，接到王次昭院长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因为痛惜我的父亲，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他说：如果马思聪平反后就回来，一定会得到国家悉心照顾，他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他又告诉我一个信息：不久前李岚清副总理召开会议，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于润洋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李岚清在会议中说：中国没有交响乐。于院长马上回答：有，马思聪就有。所以，王次昭准备在马思聪作品演奏会开幕时，请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去听马思聪的交响乐。

匆匆离开了北京，带着万分难舍的心情。

麦子先生为了完成父母亲及我和家人把父亲的遗物无偿捐给国家的心愿，苦苦经营了将近一年。我们是广东同乡，他愿意把马思聪的遗物捐给广州艺术博物馆。

在广州机场迎接我的人很多，除了风尘仆仆的麦子外，还有侨办的杨坚处长、鲁大铮处长，随行摄影师和一对远亲夫妇。

杨坚和我不陌生，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她就和我通了好几次电话。这次看见她美丽大方的模样，分外讨喜。

广州市政府与广东民间老百姓对马思聪的深切怀念，反映在他们的工作效率上，实在可圈可点。据说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与广州侨办主任都是刚刚接任。把马思聪的遗物放在广州，是他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所以，他们全力以赴，争取把马思聪的遗物留在广州艺术博物馆。

我抵达广州的时间是下午四点，还未来得及休息，杨坚就为我安排了紧凑的节目。坐在车上，接待我的人就唱起父亲和郭沫若合作的《少年先锋队队歌》，以此对我表示欢迎，他们都是唱这首队歌长大的。

次日，马思聪基金会的另外两个成员王克克和法律顾问 Kirh wiedemr 特别从美国赶来，和我与基金会秘书长麦子先生在广州会合。我们吃完早餐就去参观广州艺术博物院。在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吴志辉院长在大门前迎接我们。

博物馆，周围花木扶疏，环境清雅。博物院里已经为九位岭南画家设了馆。他们的遗物被放在玻璃窗橱里，配上灯光和背景介绍。我赞叹中国专家如此珍惜自己的历史文物，对人类研究历史的发展，已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对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设施由衷敬佩。

九个馆中，关山月也在其中。我告诉陪同的人他是我生